



## 我仿佛是一株稗子

■蒙新庭（广西）

我跳下田埂的时候  
父亲抬起头来

这个季节，一株株稗子  
被父亲认真地丢上田埂  
然而我此刻的心情  
与当下温暖的阳光无关

禾苗端正正地生长在稻田  
我衣冠楚楚地站在田埂上  
穿着乌黑发亮的皮鞋  
父亲看我的眼神 有一些异样  
我读出了一种距离  
我不再属于这片土地

倏然 我感到些许莫名的惆怅  
仿佛地上的一株稗子  
被老农扔在一边

## 守望

■周军（辽宁）

灯笼在老院子里点亮  
含着泥土味道的风一过  
那些斑驳的红就漫过院墙填满小巷  
铺平了沙石间的缝隙、坑塘

多少年以后  
一起曾经上学的娃和我说  
最喜欢走那段回家的路  
明亮、不慌有到家的稳当  
我喉头一紧  
想说却说不出口  
因为灯光里住着  
姥姥的等候和守望

## 浅夏

■曹建龙（湖南）

春天累了，放下不舍退隐  
夏日如约而至，气温热起来  
春风中没有忙完的活  
在夏天继续干下去，扛着农具  
早出晚归，忙完屋里忙野外  
挖地，除草，耕田，插秧  
让裸露的荒芜翠绿起来  
使浑浊的溪水清澈见底  
在来回路上挥汗如雨  
拉长渐行渐远的身影  
在黄土地上留下鸟语花香  
蜂飞蝶舞，托起草丛中的梦  
在风雨中目送庄稼绽放异彩

## 我至今不敢说正宗汉语

■皿成千（江西）

现在还有一个现象，生病  
要说日本人有病或美国人有病  
该怕什么不怕什么自己也不懂

老蒋恨过的我们还得再恨一遍  
金庸借武侠世界表达对老大哥不满  
挖空室墙脚，开创左右互搏术

美国人（日语我不懂）先后发明  
什么呢  
我所了解是 W H D G M、J H S H Y  
Z H Z H、H D C、C H G、N G  
等等

据说我们国家七十多年来  
发生所有不光彩和无道的事情  
都是由美国鬼子操纵，日本鬼子操作

副刊部责任编辑：  
郭园 金松 王建成  
叶桂秀 王晓军 冯开俊

## 挚爱槐花的白居易

■邓训晶（四川）

时把握好机遇，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前程。

把爱槐花付诸笔端时他写：“槐花新雨后，柳影欲秋天。”一场新雨后，晶莹剔透的水珠从槐花上翻滚跌落，洁白的花朵妩媚娟秀，香气四溢。经过雨水洗涤的柳枝，清新翠绿。诗人借雨后的槐花、柳影，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夏日盛景。看到充满生命力的槐花柳影，白居易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，欣喜不已，笔端流淌的那股涓涓细流，感染着人们。

惋惜槐花落满地心境悲凉时他写：“黄昏独立佛堂前，满地槐花满树蝉。大抵四时心总苦，就中肠断是秋天。”这首七言绝句，是诗人在家服母丧，居家时写的。刚过四十岁的白居易，丁忧在家，贫病潦倒，举家艰辛。是好朋友元稹伸出援手，用自己的俸禄济其贫困，勉强度日。他心中有苦，

自带孤独，加上黄昏、槐花、蝉，凄美的意境，容易引起令人伤感的情绪。所以，此时白居易黄昏独立，看见满地落花，自然而然想到自己的仕途不顺之苦，报国无门之屈，愁肠满腹，就像他在值夜时见到“夜雨槐花落”的那种凄凉。

向槐花倾诉愁苦伤感时，他在《秋日》诗中写道：“池残寥落水，窗下悠扬日。袅袅秋风多，槐花半成实。下有独立人，年来四十一。”面对书房窗外的荷池里，花残叶败，凄凉无边。曾经娉婷而又灿烂的槐花，也经不住时光更迭，大半结了槐果，而立在槐树下的仍然是形只影单的我，孤寂一人。昨天已过，年华已逝，老境将至，令人伤感。“薄暮宅门前，槐花深一寸。”年老致仕的白居易，幽居家中，门前的槐花飘落满地，都有一寸厚了。可闲赋幽居，谁还上门探望，门可罗雀的日子，令人

伤感。还有借槐花思亲的诗，感人至深。白居易一生坎坷，四处漂泊，在贞元十九年春，才迎来人生的转机，在长安登拔萃科，授校书郎。初来乍到，举目无亲，加上工作清闲，自然有了思亲之情。他有俸禄了，虽很微薄，也可尽心奉养家人，但关山路长，别家已久，愧疚自己没有尽到奉亲之责。听到槐树上的蝉鸣，他情不自禁写下《思归》：“坐惜时节变，蝉鸣槐花枝……”日月如梭，春去夏来，自己孤身一人在京城，思归无望，倍感寂寞。

槐花依旧，蝉声依旧，只是白居易看花听蝉的地方不同。在老家，在宫中，在江边，只要看见槐花槐树，白居易都忍不住吟咏一番。槐花不娇媚，不做作，不炫耀，不张扬的个性，就这样成了白居易的挚爱。

## 还爱着

■子末（重庆）

徐君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，已是七年之后。世间纷繁，早已与她经不起波澜，但在这一刻，她却陷入了深深地沉默之中。没有人知道她想什么，就像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她究竟在遗憾什么。

她把这则留言截图给莫然看，莫然秒回，还爱着。徐君的心，更是五味杂陈。原来，爱可以是单方面的坚持。七年又七年，她理解莫然，但也总是质疑莫然的表达。莫然热切的表达，陪伴徐君天南地北，走过了很多年。在这很多年里，徐君结婚生子，莫然的婚姻也是一段一段。

从青涩少年到负重成年人，徐君在变，莫然也在变，但貌似一切都没有变。他们还是彼此初见的模样，有着初见的懵懂纯真，有着初见愤世嫉俗的情怀。他们的说不清楚的感情，在时光的流淌中，决裂，重归于好，又决裂，再和解，直至最后被风干，成长为珍贵的记忆。

很多年以后的徐君，才解读看清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她只是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，所以才会与莫然保持着两条永不相交平行线的距离。彼此守望，彼此勉励，却无法相爱。即便莫然的爱，有多真切，有多滚烫，也感动融化不了徐君。

徐君遭遇着人间事故，一场又一场，只是从不肯屈服。她跪在地上，倔强的走着自己选择的道路。她的眼睛因流多泪水而愈来愈明亮，心因饱经风霜而愈来愈温厚。可莫然呢，又何尝不是？善良温润的人们，都没有被世界温柔以待。他们狠狠欺负着自己，也被世界欺负着。

再回首，意难平。也许有些爱适合放在心底，也有些爱就适合彼此相望。

前尘往事，因果循环，尊重轮回，尊重生命，忠于自己。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，别再徘徊里失了缘分，错过他或是她。



芙蓉古镇的夜 摄影 | 黄学苏（广东）

## 八里庄的冷月

■陈志宏（江西）

离开首都已一周，感觉人还在八里庄那个静谧的小院。北京春天的气息，黏附在我身体里，让那个渐渐迟滞于俗世生活里的中年男子变得年轻、完整、舒畅，生命厚重，灵魂轻盈，思维也异常活跃起来。

北京的暮春，与南昌深秋一样，清冷，干爽，舒适，像一场美梦，让我不愿醒来。写作多年，难得有这么一次进京学习机会，让我匆匆的步履得以在鲁迅文学院有短暂的停留。此次与众多江西作家相聚北京，学习、研讨、共同进步，短短一周，将久违的文学深深地刻入人生履痕。

春花怒放的北京，文学生命得以新生。

八里庄的日子，干净得像北京无云的蓝天。梧桐树上，啄木鸟凌晨四点开始上班，有

节奏地敲击，用声音织网；苹果花用异样的香迷醉南来客的呼吸，俘获人心；天高远，云稀薄，小院里，诸葛菜的紫、迎春花的白、蒲公英的球、胡桃的枝、玉簪的叶……草树歌唱，神祇飞翔，花从里的秋千椅，摇曳荡去，坐在上面，我心澄澈，气韵悠扬。

八里庄的冷月，在1995年初冬首次照进我的生命里，异常的冷，递来凌厉刀锋，激灵出无穷的力量。一晃，近三十年的光阴如水逝去，精神能量消耗殆尽，文学之光，渐行渐远。

2024年暮春时节，再次踏进留下青春印迹的八里庄，我又看到了那片冷月，幽幽的光拂去心灵的尘埃，浇灭内心的浮躁与狂热。北京一周，冷月赋予别样的文学能量，越过柴

米油盐的日子，胜却无数风月。告别三十年茫然无措的奔突，心中的目标，逐渐清晰起来。

重新回到南方潮湿的花香里，渐渐褪去京城那独有的春天里的秋意，抽离地域的异质，回归时间的秩序。

春梦无痕，恍然有悟。

初读鲁院，有新奇，有质朴，有年轻的激情和懵懂而狂热的爱；再读鲁院，是宁静，是淡然，是大河滔滔和云水茫茫，给人浑厚和深远的感觉，深陷迷人的文学而不能自拔。绵绵的文学滋养，告别浅薄，迎来锐利的痛疼，生命从某个点上的深刻走向更广阔的未来。

身居南方一隅，八里庄的冷月再次照进生命，那一缕幽光，悄然垒高生命的新纬度。